

# · 勞 · 城 · 憶 · 趣 ·

張文彩

## ——訪美前總統杜魯門——

四十七年十一月十九日，記得是星期五，在一課緊張的「工業管理與人事關係 Seminar on Human Relation in Industry Management」上完以後，走回宿舍，女房東華太太 Mrs Ward 一如往昔地站在客廳門口，左手扶門，右手撫臂，笑容可鞠地告訴我：「堪薩大學訓導長康先生 Mr Clark Coan 來電話找你，請你馬上用電話和他接洽一下。那時正是上午十一時十五分，接通了康先生後，他首先告訴我，下午一時至三時的「工業管理與人事關係」一課，已與皮納德博士 Dr Fronk Pinet 講妥，改于週六晚間七時至九時補上，參觀杜魯門紀念館，訪問杜魯門先生的節目照原定計劃進行，並祝賀我能獲此參觀拜訪之機會，希望于下午一時正能于公共汽車站 Campus Bus Depot 看到我。我首先感謝他的熱忱照顧，內心充滿喜悅之餘，深具愧疚之感，因為教工業管理與人事關係的皮納德博士，應邀去意大利西西里大學作爲期四個月的短期講學，需于年底前前往，以便明年一月四日起開講。我們的課程，原爲每週三小時，自十一月份起，爲了趕學程，每週五下午一時至三時，及每週六下午三時至五時多加了四小時。這是門研究院的課程，全班共有同學七人，祇有我一人

是外國學生。爲了我一個人的課外活動而改變上課時間，在同學與教授看來，真是不可思議。皮納德博士教授這一門功課是第一次，以其本人在學術上的地位和號召力，引起了校中其他研究生，大學本科三四年級工業管理系學生，和堪市大學 Kansas City University 的研究生，前來旁聽。其中經皮納德教授核准者爲廿二人（均爲研究生），其餘未獲允准的黑市 auditor 亦不下三十餘人。因之起初用普通研究院小教室的，爲了順應實際需要，改在放映室（專供研究用之小型電影院）上課。當然以我們七位選課的研究生爲主，坐在中間的圓桌四圍。二十二位正式的傍聽生，坐在一排環繞圓桌的靠椅上，其餘三十多位的黑市傍聽生，便沒有他們的位子了。後來經我們七位研究生向皮氏建議，蒙其本學術公開的基本立場，使這三十餘位黑市傍聽生也獲得了一個椅子可坐，那些正式的傍聽生，更有一張桌子和椅子，可以記取討論要點與心得（傍聽生無發言權）。

在這種情形下改變授課時間，匪維使皮教授感到不便，最大的問題，如何對得起其餘六位同窗。因爲他們均遠在四鄉城鎮，駕車通勤上學，其中二位住在十五英里外的堪薩斯市 Kansas City 1 位住在 11 十

英里外的萊文華茲堡 Fort Leaven Worth 另一位則更遠在三十英里以外的渥太華 Ottawa，並均有固定職業。尤其是其餘五十位求智慾熾烈的傍聽者！上午一小時的討論會課程（這一門為討論方式 Seminar 的課程），有我的三分之二的研讀報告，換句話說，即由我擔任主席（由七位研究生輪流擔任），弄得頭昏腦漲，緊張萬分。掛上電話後，與女房東華太太作應有的禮貌招呼後，即急急舉步上樓，胡亂地喫了些麵包夾火腿，喝了一大杯牛奶，已是正午十二時一刻了。換了件襯衣和一套顏色較深的西服，光了光皮鞋，忙裡偷閒地喝了杯咖啡，時已是十二點三十分。懷着興奮的心情走下樓梯，向房東太太道了午安，走向汽車站去。剛剛走了數十步之遙，聽到對面來車的喇叭聲，頻頻而發（在美國駕車，除有事招呼外很少响喇叭的）抬頭一看，原來是康訓導長駕車來迎，真使我「衷心激感」無以言宣！跨上他的座車後，康先生很誠懇地對我說：你是初來美國，一切生疎，這種少有的機會，我總應想盡辦法，讓你能多看看應該看的事物，多見見應該見的人士。皮博士已於三天前答允了我的請求，我們已經通知了所有聽這門「工業管理與人事關係」的同學，請你放心，我能為你這一新來者服務而感到高興。到達汽車站時，一輛巨型的 Greyhound Bus 已停在那裡，高大英武的駕駛員，正展開其職業性雙手讓客的姿態，並輔以滿臉笑容，迎歡每一位乘客上車。

堪大國際學生服務中心 Service Center. K.U.

International Club 的小姐，用親切的語調，通過播音器，向大家道別：今天參加訪問杜魯門先生的同學一共四十九位，已經全部到達，現在時間為下午一時正。各位再見。一路上 Greyhound 以每小時五十英里的速率，向獨立城 Independent City 進發。到達杜魯門紀念館 Harry Truman Museum 為下午二時二十分。杜氏紀念館為一連數棟現代化之平房，有地下室二層，精緻堂皇，氣派雄偉！紀念館主持人福斯特 James H. Foster 先生迎于門首，經一陣寒暄及自我介紹後，即引導參觀。陳列的東西分照片，紀念獎品及書籍三部份，以表揚杜氏生平的事功偉績為主題，無法一一紀述。值得一提的是當年杜氏入主白宮時的辦公室，在紀念館內亦照像佈置了一間，舉凡一几一桌，文具用品，各種陳設，均照當時原樣原格局設置，據說其真實性為百分之一百。這間辦公室內，放了三張大辦公桌，排成丁字形，正中的桌位上，擺了一張寬大而靠背特別高的太師椅，後壁高懸了一張華盛頓畫像，這當然是杜老的首位了。想當年，杜氏叱叱風雲，繫世界安危于一身；多少重要決策，發號施令于此，不意為之肅然起敬！另有一巨幅畫像，為杜氏與當時英國工黨內閣首相阿特里，俄共魔首史太林在樸次坦會議時之合影，我個人看到此一照片。內心上起了無上的辛酸與感觸！參觀一週後，福斯特先生引導大家在一所可容二千人的大禮堂內休息，並隨時答復參觀者的詢問。及四時二十分福氏宣佈



杜魯門先生已在會客室候駕。我們于到達會客室後，應警衛人員之請，把大衣放在長沙發上，他們並很客氣地關照，除照相機外，最好不要帶任何東西，其後依次于簽名簿上寫上自己的姓名，次第進入會客室內室。杜氏已站內室中央。杜氏給我初步的印象是矮而胖，健康而自負，望之若五十許人，比實在年齡似乎年青得很多（時杜氏已七十有二）。他笑容可鞠地和往訪者，一一握手為禮。各人均自報姓名及來自何國。我是輪到第三位和杜氏握手，並自我介紹，“W. T. Chang, from Taiwan, China, graduate student of Kansas University”，杜氏面露叱異之色，不禁大叫（祇少在我當時，確有此種感覺）：“Oh! wonderful, from Formosa! 因為看了杜阿史三人樸次坦分職會議的照片心中先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一聽到 Formosa 一字，不竟怒火中燒，但自己仍很理智地警告自己：保持高尚的禮儀和風度，立即回敬以“Excuse me, Mr. Truman, I am Come from Taiwan, China!”老杜似乎也最敏感，他知道 Formosa 一字之具有殖民地性的氣息在，而為時代政治潮流所積棄，又重復地說：“OK, from Taiwan! Formosa may be a tourist term.”我亦緊接以後報以：“Thank you Mr. Truman”這一場小型「冷戰」乃告結束，整整地冗談了四分鐘的時間，握手寒暄，又繼續進行，至四時三十分，杜氏作簡短的談話。他說：“他今天能與四十九位來自世界各國的同學叙首晤

談，無任愉快。各位來美國讀書，當然是在研究學問。但另一更為重要的問題，要提醒各位的，即乘此一機會，了解美國。各位應該多多了解美國社會的風土人情，生活習慣，俟學成回國，把這些實際看到的事物，告訴給你們的國人，這是促進國際間互諒互信的最佳辦法。過去我亦訪問了很多國家，我始終體認此一任務之重要性。願各位在此攻讀時日，生活愉快，身體健康，學業猛晉，」此一短短的談話，使我直覺地感到杜老畢意非凡。因這四十九位外國學生，包括了四十個不同的國籍，有來自僻遠的非洲的額麥隆，亦有來自鐵幕國家的波蘭和捷克。此一平易的談話，不刺激任何人，而又生動地講十分鐘，不多也不少，更不覺其嚙嚙，誠屬難能，杜老不愧為一政治家。至此我這唯一稍具火藥味的訪客，也為之怡然解懷！

步出會客室，有人要解手誤入別室，而為未看清楚非請莫入 No Admission 牌子，為侍候人員非常恭敬他請了出來，重又引導入廁方便。冷眼旁觀的我，很清楚地看到這些熟練精到具有高度職業性風格的特別侍應人員合宜措舉，立即發現杜老畢竟是當過總統的人，警衛保鑣與安全措施，即使在昇平天下，民主自由的美國，仍屬必需。步出杜氏紀念館大門，迎面撲來的新大陸獵月風寒，大家一窩風地鑽向灰狗號車肚子內，于焉賦歸矣。